

酒入诗肠句不寒

古代文人与生活

高建新 著

對酒當歌
當以懷憂
及於飲之
食野之
何時可掇
用相收斂
靜有飛
厭深固公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

酒入诗肠 句不寒

古代文人的生活与酒

高建新 著


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酒入诗肠句不寒: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与酒/高建新著.

呼和浩特:内蒙古大学出版社,2007.7

ISBN 978-7-81115-188-6

I. 酒… II. 高… III. ①诗人-人物研究-中国-古代 ②酒-文化-中国
IV. K825.6 TS97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02944 号

书 名	酒入诗肠句不寒: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与酒
著 者	高建新
责任编辑	彩 娜
封面设计	张燕红
出 版	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大学西路 235 号(010021)
发 行	内蒙古新华书店
印 刷	内蒙古地矿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/32
印 张	11
字 数	260 千
版 期	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1115-188-6
定 价	26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只近浮名不近情，
且看不饮更何成。
三杯渐觉纷华远，
一斗都浇块垒平。

醒复醉，
醉复醒，
灵均憔悴可怜生。
《离骚》读杀浑无味，
好个诗家阮步兵。

——[金]元好问《鹧鸪天》

目 录

■“酒蕴天然自性灵,人间有艺总关情”/1

——酒的性质及其与文人的关系

酒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独特,与中国文学、中国文人生活有着特殊的和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酒中蕴真、自有性灵。对于苦难多于快乐、坎坷多于坦途的中国文人来说,催化和缓解是酒所发挥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效用,他们只知道哪些情况下是该饮的,他们不知道哪些情况下是不该饮的。

■“厌厌夜饮,不醉无归”/22

——《诗经》中的酒

从《诗经》中关于酒的描写可以看出,酒从一开始就和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,而且以后也再没有分开。诗离开了酒,便寒凉无温,难以催生;酒离开了诗,便漂泊游荡,没有依凭。于是诗酒连生、诗酒相融、诗酒共存,就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真正渴望的生活理想和创作理想。

■“三日不饮酒，觉形神不复相亲”/34

——魏晋文人与酒

中国文人与酒关系的全面达成、饮酒的人文精神的深刻体现，却是在文人从经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、走向全面觉醒的魏晋时期。对于“竹林七贤”来说，因处于改朝换代的危境而不得不潜身于酒海之中，藉此以保全性命，苟活于乱世，渴望迅速沉湎于醉乡、没身不返，故其酒躁动、不安。

■“对酒不能言，凄怆怀酸辛”/51

——阮籍与酒

饮酒之于阮籍，不是享受而只是需要，是一种宣泄痛苦的精神需要，是一种逃避灾难的手段需要，是一种掩饰真实自我的生存需要。饮酒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阮籍保节的需要。阮籍的醉与心是分途的，饮酒的同时已经心碎，所以他不能真正沉入醉乡，也不能在清醒的时候（如作诗的时候）触碰酒。

■“试酌百情远，重觞忽忘天”/61

——陶渊明与酒

陶渊明在酒中不仅获得了无限的乐趣和慰藉，还借酒寄傲养真、执守本性。陶渊明好饮也善饮，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对真理的探寻追求、对世事的挂记关心，这正是陶渊明饮酒的高尚之处，也是他和后世酒徒（如王绩、白居易等）的本质区别。陶渊明使酒和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紧密的、重要的联系。

■“平生唯酒乐，作性不能无”/84

——王绩与酒

王绩之所以放情饮酒,更深刻的原因在于他企图借酒排遣内心的苦闷并实行自我保护。王绩的诗疏野朴淡、自然真切,有陶渊明之风。王绩的酒则狂野恣肆,许多时候是在酒本身、自我麻痹、昏酣逃世的倾向十分明显,因此少了陶渊明酒的醇厚和韵味、深情和清醒。

■“三杯通大道,一斗合自然”/98

——李白与酒

酒带给李白的是一种飞动的气势、一种飘逸的灵性、一种往来于天地的绝对自由,盛唐文化的青春热血在李白的酒中更加沸腾了。酒之与李白及其诗歌创作,是不可或缺的。在中华文化史上、诗歌史上,李白属于那种不可无一、难再有二真正意义上的“醉圣”,亦如杜甫的“诗圣”地位。

■“嗜酒爱风竹,卜居必林泉”/115

——杜甫与酒

杜甫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贯穿了生命的始终,这就使得他既不能完全沉湎于酒,也不能彻底忘情于酒,杜甫的酒因此更多了一层悲慨和沉思。他的《饮中八仙歌》更是中国酒诗之中的极品,极写醉之美、醉之风采,认为是美酒激发了“八仙”的浪漫、激情和超凡的艺术才能,让人充分体会到了酒所释放的巨大能量。

■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”/129

——白居易与酒

早年的白居易负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,不仅不沉溺于酒,而且对酒本身也无甚特别兴趣。晚年好酒也有其不得已的原因,但白居易的酒丧失了一个杰出诗人应该有的气骨,贪婪沉迷,无所顾忌,一门心思滑到底,而且没有丝毫的自省意识,这确实是非常让

人惋惜的。

■“陇西长吉摧颓客，酒阑感觉中区窄”/145

——李贺与酒

盛唐人是在开放的现实中真饮酒(实酒)，而李贺更多则是在自己构筑的无比奇丽的想象中饮酒(虚酒)，而且在想象中不断创造着也还原着历史上的饮酒场景、场面，更注重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开掘与传达。李贺虽然英年早逝，但他短暂的生命对酒的体验却是极其深刻的。

■“偶得酒中趣，空杯亦常持”/159

——苏轼与酒

苏轼认为酒与饮者是充满亲和而不是悖谬的，因而反对狂饮、滥饮。苏轼的酒清雅内省，讲求趣味，有陶酒之风，他是中国文人中真正了解酒懂得酒的人。酒给苏轼带来的不只是快乐、豪兴及灵性的启悟，更有澄明的人生之境和面对恶势力不妥协的抗争意志和决心。

■“独立苍茫醉不归”/172

——辛弃疾与酒

辛弃疾是南宋最有血性的词人之一，在激愤与无奈中，通过酒来宣泄内心的不平也许就成了一条有效的途径，表面上看似暂时消歇了血性，但内里却有一种更心痛难言的情愫存在。辛词中有各种处境下的酒，更有各种处境下的醉，表现形态极其丰富，从中可见辛弃疾的郁结不平和浩茫心绪。

■“带霜烹紫蟹，煮酒烧红叶”/184

——元代文人与酒

在酒中悟解，在酒中抒发豪情，是封建时代文人的共同表现，但反映在元代文人身上，更显得空前绝后，非同凡响。虽然酒也曾激发了他们如前代文人一样的消极态度，但更多的时候，他们在酒中得到的是人生的启悟、人生的豪迈风发。壶中别有天地，壶中别有真趣，元人乐于醉也善于醉。虽然醉眼朦胧，但对现实、人生、社会的评判却是极其清醒的、理智的。

■“月光浸断街心柳，是夜沿门乱呼酒”/195

——徐渭与酒

酒之于徐渭，既是兴奋剂，也是止痛剂，同时酒也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。醉也不是，醒也不是，在醉与醒、醒与醉之间，徐渭度过了自己至为艰难困苦的一生，留下了无数让后人哀伤感叹的故事，也昭示了一位奇才傲岸倔强的个性和敢舍一切的惊人坚守。

■“新仇旧恨知多少，一醉酩酊白眼斜”/204

——曹雪芹与酒

晚年的曹雪芹好酒却无钱饮酒。因为乐酒、嗜酒、善饮、豪饮，所以他深知如何写酒、写醉。《红楼梦》那些写酒、写醉的场景、场面，是小说中最具魅力、最让人心动的篇章。酒之于曹雪芹，既快适其志，让他情性畅放，独立自守，勇敢地抵御权势和世俗，同时也是创作小说《红楼梦》最重要的方法之一。

■“情多最恨花无语，愁破方知酒有权”/214

——以酒浇愁

种种原因使中国文人的内心淤积了与他们承受能力不相适应

的过多的忧愁与哀怨、痛苦与悲伤。在诸饮之中，酒以其独特的品性，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化解忧愁、消除痛苦的最佳使者。然而酒毕竟不是全能的，酒使主体更真实地感受到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压抑，酒撕破了朦胧其上的薄纱，使愁者更愁，痛者更痛。

■“醉倒落花前，天地即衾枕”/225

——酒与人生豪情

由于生存中各种关系的纠缠必然要给人带来诸多的烦恼与困扰，使得人时常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行动，而处在一种被动、甚至割裂扭曲的状态中，酒恰好在许多时候可以让人复归自我，灵肉合一，重获自由，在给人带来意想不到的欢乐的同时，也激发豪情、豪性，使人飘飘欲仙，暂脱俗务，暂离尘俗。

■“浮沉大化中，不恋亦不惧”/237

——酒与旷达的人生态度

真正的好饮者，多数是能通过酒获得真知、获得人生启悟的智者和达观者。无论是苏轼的超迈、元好问的穿透，还是傅奕的随顺自然，吴趸人的大无畏，既借酒适情适志，超然忘我，又不仅仅限于酒，而凭靠着自己的坚实努力，最终进入人生的澄明之境。

■“就船买得鱼偏美，踏雪沽来酒倍香”/249

——“觞政”与酒趣

中国文人对酒色味的品评、命名，对饮酒器具的要求，对饮酒环境的选择，以至于酒令的编制、酒席间的奖罚等等，都有一整套饶有兴味的规矩。酒趣，说到底是人生感悟、人生智慧在饮酒中的诗意体现。识酒趣、懂酒趣，能在平常饮食中挖掘幽情雅意，饮酒才会有品

位,有境界,才会饶有情味,饶有兴致,避免堕入饮酒无度、借酒使气的“酒荒”和“酒狂”之中。

■“谁家无事少年子,满面落花犹醉眠”/270

——醉之美

醉之美,是一种自然的美、潇洒的美、飘逸的美,是一种偏离了常轨、超越了社会伦常之后所显示出的自由美。因其真,因其朴,因其绝去雕饰、身心俱忘、不计利害,所以更贴近美的本质,更能引人入胜。醉酒的浪漫情景不但诗人喜欢表现,画家也喜欢通过描绘醉酒图驰骋其才情。

■“醉里从为客,诗成觉有神”/288

——酒与艺术灵感

进入艺术构思与创作的虚静状态,与酒特别是醉带给人的心理特征很相近,此时,人既不受名利杂念的干扰,也没有荣辱得失之考虑,完全沉浸在那个独属于自我的美的快乐的境界中了。酒或醉为创作带来的是更加丰富浪漫的想象力和生机勃勃的创造力。诗人、艺术家要得力于酒,就应是酒的主人,而不是酒的奴仆。

■“唯酒无量,不及乱”/299

——要做酒的主人

“微醉”才能得饮酒之妙境,才能享受所谓的“醉中趣”,享受“壶中天”所展示的美好、快乐。虽以水的外形显现,但酒的本质却是火,可以轻易地烧掉人的理性。一口火辣的酒就可以使周身的血液燃烧,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和酒结缘,酒有时候也确实能使忧者喜、悲者欢,但火上浇油的后果却是可怕的、是毁灭性的。

附：

■“为各处碰钉子，也很喝了一通酒”/315

——鲁迅先生与酒

在更多的时候，鲁迅先生是借酒浇自己胸中的块垒，这主要发生在鲁迅先生精神极端苦闷的时候。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往往通过写酒来写人物的命运，其中以《孔乙己》为最著名。纵观鲁迅先生一生饮酒，有情、有理、有节，决不轻易狂饮，更不滥饮，但在极度的苦闷愤怒中也不拒绝痛饮，可谓在真正意义上做了酒的主人。

■“先生一醉浑无事，上客为谁也不知”/326

——黄侃先生与酒

学问之余，黄侃先生最大的嗜好就是饮酒了。饮酒的各种形态在黄侃先生这里都有生动的体现。他既好酒使气，又经常熬夜苦读，通宵达旦，其日记中时有“倦甚”“夜疲甚”“至晓不寐”的记述。真正学者的精神深处是怀有大寂寞、大孤独的，酒可以缓解一时，却不能永远去除。黄侃先生英年早逝，未尽其才的惨痛教训，是所有的读书人都应该深刻记取的。

■参考书目/335

■后记/339

“酒蕴天然自性灵，人间有艺总关情”

——酒的性质及其与文人的关系

酒在中国文化中地位独特，与中国文学、中国文人生活有着特殊的和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
传说酒是大禹时代的仪狄所造，《古史考》说：“古有醴醕，禹时仪狄作酒”（《艺文类聚》卷七十二）；^①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说：“昔者，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，进之禹，禹饮而甘之”；^②王粲《酒赋》说：“帝女仪狄，旨酒是献”。^③对酒有具体深入研究的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却不这样认为，他说：“《本草》已著酒名，《素问》亦有

① 《艺文类聚》，[唐]欧阳询撰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新二版，第1246页。

② 《战国策》，[西汉]刘向集录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二版，第846页。

③ 《建安七子集》，俞绍初辑校，中华书局2005年新一版，第106页。

酒浆，则酒自黄帝始，非仪狄矣”（《本草纲目·谷部》）。^① 依照李时珍的说法，酒在中国的起源是在传说的黄帝时期（公元前 2550 年），远早于大禹时代（公元前 2140 年），^② 其历史至少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时间。关于酒的起源，还有“杜康造酒”一说，因为出现较晚，故不为人所采信。^③

一般认为，中国用谷物酿酒可能始于距今有五千年历史的新石器时代晚期，并非一人发明。人们储存粮食因设备简陋受潮而发酵，或是吃剩的食物因搁置久了而发酵，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发酵引起糖化作用产生酒精，这就是天然的酒，此即西晋江统《酒诰》所谓：“酒之所兴，肇自上皇，或云仪狄，一曰杜康。有饭不尽，委余空桑，郁积成味，久蓄气芳。本出于此，不由奇方”，^④ 这段话实际上记述了酒是如何在自然发酵的过程中产生的。到了商、周时期，由于农业生产的逐渐发达，谷物酿酒也就更为普遍。殷商时

① 《本草纲目》（金陵版排印本），[明]李时珍著，王育杰整理，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年第二版，第 1269 页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汤液醪醴论》已有“醪醴”之名。又，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说：“猩猩知往而不知来”，汉高诱注：“猩猩，北方兽名，人面，兽身，黄色。《礼记》曰：‘猩猩能言，不离禽兽。’见人狂走，则知人姓字，此知往也。又嗜酒，人以酒搏之，饮而不耐息，不知当醉，以禽其身，故曰‘不知来’也”。[明]李日华《紫桃轩杂缀·蓬棧夜话》载：“黄山多猿猱，春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，酝酿成酒，香气溢发，闻数百步”。见《说郭三种》（十），[明]陶宗仪等编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，第 1033 页。[清]徐珂《清稗类钞·粤西偶记》载：“粤西平乐等府，山中多猿，善采百花酿酒。樵子入山，得其巢穴者，其酒多至数石。饮之，香美异常，名曰猿酒”。可见饮酒为人猿同好。

② 《中外历史年表》，翦伯赞主编，中华书局 1961 年版，第 3 页，第 5 页。

③ 《说文解字·巾部·帚》说：“古者少康初作箕、帚、秫酒。少康，杜康也。葬长垣”；又，《西部·酒》：“杜康作秫酒”。唐孔颖达疏《书·酒诰》“惟天降命，肇我民惟元祀”引汉应劭《世本》“杜康造酒”、西晋江统《酒诰》：“酒之所兴，乃自上皇，或云仪狄，一曰杜康”，见《全晋文》卷一百六。

④ 《古今酒事·艺文》，胡山源编，上海书店 1987 年版，第 126 页。



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“酒”字,^①殷商时代饮酒之风很盛,所遗留下来的酒器非常多。^②《尚书》中的《商书·说命下》有“若作酒醴,尔惟醴蘖(niè)”的记载,是说用发芽的谷物酿造醴酒,“蘖”就是发芽的谷物;《尚书》中的《周书·酒诰》一篇,是周公以成王名义发布的关于禁酒、戒酒的诏诰,实则是通告全国上下不可以酒乱政。周代设有“酒正”,专掌酒事,《周礼·天官冢宰》说:“酒正,中士四人、下士八人、府二人、史八人、胥八人、徒八十人”;“酒正掌酒之政令,以式法授酒材。凡为公酒者,亦如之”。酒文化的发达,必然会促使酒文学的发达。产生于2500年前的《诗经》中有多处关于酒的记载,形态丰富,《楚辞》中亦有“华酌既陈,有琼浆些”“美人既醉,朱颜酡些”“娱酒不废,沈日夜些”“酎饮尽欢,乐先故些”(《招魂》)^③的描写,“朱颜酡”一类的观察、描述,已经显示出较高的审美性质。此后有关酒的记载、描述绵绵不绝,屡见于诗文典籍。

对中国文化的构成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两家,他们对酒的态度却是不同的。儒家饮酒重“礼”重“节”,道家饮酒重“性”重“情”。“酒”字在《论语》全书中仅出现5次,没有出现“醉”字。“酒”字在《孟子》中也不过出现了11次,“醉”字出现了2次。“唯酒无

① 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农业》,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,第724页。

② 参见《中国科学技术史稿》(上),杜石然、范楚玉等编著,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,第65页。

③ [东汉]王逸《楚辞章句》释云:“酌,酒斗也。言酒阼在前,华酌陈列,复有玉浆,恣意所用也”;“朱,赤也。酡,著也。言美女饮啗醉饱,则面著赤色而鲜好也”;“娱,乐。言虽以酒相娱乐,不废政事,昼夜沈湎,以忘忧也”;“故,旧也。言饮酒作乐,尽已欢欣者,诚欲乐我先祖及与故旧人也”。见《楚辞补注》,[宋]洪兴祖撰,白化文等点校,中华书局1983年版,第209页、第212页、第213页。

量，不及乱”，“乡人饮酒，杖者出，斯出矣”（《论语·乡党》），是孔子对于酒德的要求。饮酒虽不限量，但不能喝到乱了方寸的地步；如果是和乡人一起饮酒，那要等着拄着拐杖的老人出去之后，自己才最后出去。孟子认为，侍亲一定要有酒有肉：“曾子养曾皙，必有酒肉”，“曾元养曾子，必有酒肉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；如果“博奕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，“好饮酒”而不侍亲，是孟子认为的“五不孝”中的第二“不孝”，可见问题的严重性。孟子又说：“乐酒无厌谓之亡”（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），不知节制地喝酒那就叫做“亡”；“今恶死亡而乐不仁，是犹恶醉而强酒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上》），现在许多人害怕死亡却乐于做不仁义的事情，这就好比害怕醉酒却偏要喝酒一样。对于“禹恶旨酒而好善言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的美德，孟子是衷心赞同的。由此来看，儒家不是好酒，而是好“礼”，借酒以行“礼”。《老子》五千言，无一字言及“酒”和“醉”，《庄子》一书中，“酒”字出现了12次、“醉”字出现了3次，次数虽然不算多，但庄子对酒与醉却有着比较深刻的论述，更接近于酒的本质。庄子说：“饮酒以乐为主”、“饮酒则欢乐，处丧则悲哀”（《庄子·渔父》），酒以乐为主，本质就是要带给人欢乐的。庄子还特别喜欢醉者，因为醉者真：

夫醉者之坠车，虽疾不死。骨节与人同而犯害与人异，其神全也。乘亦不知也，坠亦不知也，死生惊惧不入乎其胸中，是故遘物而不慑。彼得全于酒而犹若是，而况得全于天乎？（《庄子·达生》）

醉者从车上摔下来，虽会受伤却不会致死，这是因为醉者骨节和别



人一样,而所受的精神伤害却和别人不同,因为醉者忘物忘我、精神凝聚而安详。醉者乘车时候不知道,坠车时候也无知觉,所以生死不能入其胸,惊惧不能扰其心。那个得全于酒的人都可以如此,更何况是得全于自然的人呢?庄子对醉者及其所具有的精神状态给予了高度评价。庄子认为,醉者与“处乎不淫之度,而藏乎无端之纪,游乎万物之所终始。壹其性,养其气,合其德,以通乎物之所造”的“至人”有许多相通之处。“至人”能够恰如其分地把握天道,藏心于循环变化之境地,游于万物之本根,心性专一,涵养纯正之气,让德性与天道相合。“至人”是庄子认为在“神人”“圣人”之上的忘物忘我、顺应自然、道德修养最高的人,“至人”的境界也正是真正醉者所具有的境界,所以皮日休说:“酒之所乐,乐其全真”(《酒箴并序》)。辛弃疾心仪庄子,以词表达了对庄子之论的赞赏:“江海任虚舟,风雨从飘瓦。醉者乘车坠不伤,全得于天也”(《卜算子·用庄语》),江海辽阔一任虚舟自由飘荡,风雨中即使是被坠落的片瓦损伤亦无怨怒。醉者坠车无伤,全得益于“神全”。辛弃疾描绘的这种醉的境界,完全是道家的境界。

对于酒和饮酒之人,古人有各种准确生动的称谓。《周礼·天官冢宰》说:“辨三酒之物:一曰事酒,二曰昔酒,三曰清酒。”郑玄注:“事酒,有事而饮也;昔酒,无事而饮也;清酒,祭祀之酒。”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谷四·酒》[释名]引《饮膳标题》:“酒之清者曰酿,浊者曰盎,厚曰醇,薄曰醪(lí);重酿曰酎(zhòu),一宿曰醴;美曰醕(xǔ),未榨曰醅(pēi);红曰醞(tí),绿曰醠(rú),白曰醑(cuō)”,这是从质地色泽来区分酒的。若从酒的功能作用方面来说,《法苑珠林》卷四一称酒为“狂水”:“卿等顽騃,贪嗜狂水”;南朝梁武帝《断酒肉文》称酒为“魔浆”:“思念鱼肉,酒是魔浆,故不